

西漢演義

卷八

特
へ遠21
1467
9



門入連1
編 1467
卷 8 正

新刻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傳卷之八

漢高帝兵困白登

此舉原不必親征况又不謀虛寔而輕進幾不免于虎口損傷成重多矣

探聽虛實帝隨後領精兵三十萬大將曹參樊噲斬歙盧縮等二十員命蕭何守關中却說韓王姬信居晉陽冒頓居代谷兩處俱知帝差人探聽消息却將精壯人馬並牛羊頭畜俱存匿于山後止將老弱士卒羸瘦牛馬顯露營外十人見了急回奏帝已在兵于趙城即欲起兵前來陳平等諫曰匈奴包藏詭譎又兼姬信相與烏合恐有變詐仍須差的當人打聽的實方可進兵帝曰冒頓姬信之強

較之項羽六國爲何如乎曰冒頓亦皆勁敵不可輕易帝
又差劉敬探看敬去數日回奏帝曰兩國相敵正宜誇
乃見其所長今冒頓屯兵之處皆是羸瘦老弱之兵惟見
其所短而未見其所長此必是強而示之以弱也故將奇
兵勁卒隱藏于他處而使老弱者顯露于外欲陛下見而
不以爲強倘不知而悞犯其境必遭圍困陛下當遣將哨
探果得的實陛下然後進兵不遲帝叱之曰汝以口舌得
官今乃妄言強弱阻吾軍情使人搖動汝必受韓王私
屬故此惑吾耳遂命左右將劉敬械繫于趙城急傳責着
三軍拔寨起兵一日到平城先着樊噲探看果見冒頓人

馬欠整兵勢甚弱屯兵于城北小松山大約不過數萬回
奏帝咲曰劉敬與北番相通恐朕大兵親臨遂向說有奇
兵埋伏山後欲朕按兵不動彼却夜遯遠去看此猥鄙真
拉朽之易吾何畏彼哉卽揮動三軍急趨進城帝到中軍
方坐定點鬪三軍已畢將黃昏時候只聽城外四邊冲天
炮響不知多少人馬蓋地而來帝急差人上城探看回報
周城一帶無數番兵與昔日楚軍大不相同有百萬之勢
遠望數十里俱火把相連不絕帝聞報大驚曰悔不聽劉
敬之言果中此奸計召陳平曰孤城被圍番兵勢重爲之
奈何平曰番兵喜爭而樂鬪臨陣之時敢勇奮前我兵

不可以力也只可以奇計惑之。虜出此圍不然恐難。也。帝曰其計安在。平近前附耳曰。臣聞冒頓平日最寵愛闕氏。闕於連及氏音支句奴皇后也凡事悉聽闕氏。張主寸步不相離。冒頓再不敢納別室。臣今帶一人。姓李名周。其人極善畫工。連夜着此人畫一美人。圖五色粧飾。極其妍美。密令一二也人付千金。私出買求。當管左右餘外。再備金珠。並此圖。轉與闕氏。却說冒頓若攻城緊急。就將此美人投獻解圍。乞夫人轉道。闕氏若見此美人。圖恐冒頓納用。奪寵定勸冒頓退兵。待冒頓人馬一退。陛下統大兵而出。則可以脫此圍矣。帝曰此計甚妙。于是陳平即使畫工連夜畫成美人。

圖遣的當。一二人身藏金珠。先密密出城買求。左右引入闕氏營。次後却將金珠美人圖獻上。闕氏曰金珠我可收。用這美人何用。差人曰漢朝皇帝因見冒頓大王圍困甚急。願將此美人獻上。先將此圖與娘娘轉達。日後以為照應。闕氏看罷。圖自思若漢家進此等美人來。冒頓定寵愛他。却將我置于何處。不若着冒頓退兵。放漢天子回去。他定捨不得美人。投獻却免此後患。遂對差人曰你拜上漢天子不必進美人來。吾明日就着大王退兵。不可交他勾惹。大王差人曰若娘娘肯勸大王罷兵。漢天子年年與娘娘進貢。亦不肯將美人進來。着娘娘生氣。于是闕氏至夜

謂冒頓曰漢天子今圍七日矣許多人馬在內不見動靜
 此是天祐神助非同小可又且天下諸侯拱手歸服不可
 圍困他倘各處兵馬來救應却不惹起事來你與我不得
 常久快樂冒頓曰你也說得是我明日就放他次日韓王
 姬信聞冒頓有放帝之意急過東營來會話便說大王已
 將漢帝圍在城中聞說今日要放他却放虎歸山終必
 有患我又聞說漢帝差人獻美人圖引誘大王却密使夫
 人向大王方便大王今日只可問他要美人方許釋放
 若無美人仍舊圍城捉他他決是無美人不過假說以欺
 哄大王耳冒頓從姬信之言即差人城下答話便說你漢

美既善美人圖獻于闐氏必定有一個支其方法以備

言願之看姬信加要以此難漢何見事之不聽也如此二

人也要起兵謀反病哉必哉

家說有美人如在城上獻出美人之面來我大王便放漢
 天子出城若是妄說今日便着實用力攻打決不放你城
 上人聞說奏知漢帝帝即召陳平曰冒頓要美人親看方
 許放出城此事如何平笑曰臣已算定冒頓決要美人看
 臣前日已作木偶人粧辦五色穿好衣服捱到近晚恍惚
 于燈下獻出城上使他見之夾放陛下出城矣帝大喜即
 着人回說美人今晚俱到城上任大王看模樣揀取冒頓
 聞說甚喜等到將晚冒頓親到城下觀望城上只見燈光
 之下列美女二十餘人俱花容月貌真天仙也冒頓見之
 神魂蕩漾即分付開放大路放漢帝出城即時帝同大小

堂堂天朝不能臨敵應變

至子計無復之撮弄此偶備迄今餘差尚在半途穿窬

辨耳

眾將並人馬盡數冲圍而出。星夜前走。又令樊噲曹參周勃王陵四將領三萬人馬斷後。以防冒頓追兵。冒頓待漢兵退出之後。急上城取美女。燈光之下。近前觀看。却是二十箇木偶人。掩于城堞之傍。冒頓看了大怒。即遣大將王壙等領兵追趕。纔然前進。未到三十里遠。却被樊噲等四將分頭冲出。王壙不防。有兵被噲舉戟大喝一聲。遂將壙刺于馬下。番兵大敗奔潰。眾將不敢戀戰。隨撥轉人馬回太原大路。赶上漢帝。一同趨趙城。帝到城。取出劉敬。即時釋放。撫諭之曰。朕一時不聽汝之言。誤入白登圍。困七日。幾至敗事。幸賴陳平設計。逃走出城。朕初被十輩所誤。故

有此行。遂將十輩拘來。殺之。重賞劉敬。加封為建信侯。次日起兵南行。帝過曲逆縣。見城。池壯麗。六街三市。人烟湊集。鄉村鎮店相連不絕。因語左右曰。壯哉此曲縣也。吾行天下。惟見洛陽與是耳。乃召陳平曰。朕得卿。屢出奇計。皆成大功。今白登又賴卿之謀。但可出重圍。就以地封卿為侯。平曰。非臣之能。乃陛下洪福。臨到自有嘿助。是日救封陳平為曲逆侯。平叩首謝恩。

王氏曰。陳平六出奇計。請和。金行及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三也。丁人解滎陽之圍。三也。躡足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擒韓信。五也。今解白登之

國六也。愚按六計雖奇，不過詭詐機巧，行之一時可也。若王者以道治天下，自有正大光明之業，何用此詭計耶？至如偽遊雲夢，壞古之狩之典，又何足以為奇哉？陳平特戰國之流耳，較之以聖賢，弼君以正者，則未也。後

史官有詩曰：

機變權謀偶立功，帝王事業總成空。後來諸呂移炎祚，束手隨波智已窮。

帝大兵還至長安，見蕭何治未央宮，甚壯麗，乃怒曰：天下方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正當節用，以示民儉，可也。何乃制度過後，以傷民財耶？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

麗無以示威，且無令後世復有所加益也。帝曰：今宮室既成，朕豈敢以獨享，即令左右迎請太上皇至未央殿，大設筵宴。太上皇車駕幸臨，見其金碧輝映，殿閣崇高，洞府瑤池，亦不過是。又見水陸上八備筵，簞節奏錦衣花帽，列于階前。王公宰相奔走堂下，心中十分歡悅。帝乃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兄之力，今邦之業孰與仲多？太上皇大笑曰：尚不如也。帝亦大笑，群臣皆呼萬歲，亦皆大笑。父子君臣宣暢一堂，真古今所罕有也。筵宴畢，帝同群臣送太上皇回宮。次日帝驀然想起韓信，因問左右曰：近日韓信稱病不朝，朕思其

西漢書卷之八
平日之功欲召一見隨令左右召韓信入朝相見未知相見之時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按白登之困卽宋時所謂以金汪也君之失居十之七八臣之失亦居二二三

張良託赤松子遊

却說帝思韓信欲召相見信聞名卽入朝見帝帝曰卿久不相見朕甚思之召欲一見耳信曰昔臣破楚之時每十餘日未得飽食因積久成病今無事閑居舊疾又舉發臣亦仰思天顏恨不能常常朝見帝曰卿有疾當迎醫調治

不可延緩信曰臣平日居家無事此言其是也若多事之時則

無疾矣帝曰卿乃有用之才故能幹濟事變不可棄置耳

又與從容論諸將何人可以禦敵何人可以將兵何人可以

以將兵之多何人可以將兵之少信一一陳說皆中肯綮

帝甚喜又問曰如我能將兵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兵

十萬耳帝曰我與將軍何如信曰臣多多益辦耳帝大笑

多多益辦何乃爲我擒也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能善將

將此臣所以爲陛下擒也且陛下乃天授非人力所能及

也帝聞信言益喜而心實疑忌恐終爲亂也仍令私宅養

病而卒不大用信辭帝回家悶悶不語後有詩曰

假病何如託病歸五湖風月樂漁磯韓侯不解高皇帝意
猶自談兵較是非

按高帝欲召見信論正欲觀其志向何如耳信當時正宜
借此以病力辭示無可用帝自不疑信乃以多多益辦
爲言而又校論諸將優劣益騁才能蓋信之心本欲望
帝復用而不知帝之所深忌者在信之能思諸將不可
爲敵耳信不知而以才能騁于帝前愈起帝之疑忌矣
他日一聞信反未究其實而卽密令呂后殺之居然不
疑蓋亦信自取之也古人明哲保身如范蠡者其得天
之道乎惜信未之知也

不說韓信開居却說張良自韓王姬信謀叛之後每託病
閒居終日辟穀有人相見者便說人生天地間如白駒過
隙百年一瞬息耳吾欲退處深山訪仙學道爲長生之計
一切功名如浮雲往來漶然無動于中但今蒙帝眷顧未
忍捨去其實此心終不欲夸金紫戀繁華居高堂列鼎食
而貪人間之富貴也又况一身多病血氣日衰若不急早
修養恐他日精氣既耗神不完體雖欲藏修亦無及矣左
右亦將此言時常奏帝帝以此每見良稱疾不朝亦不甚
疑一日帝因探之曰朕自得先生之教累建奇功欲以大
國封之以報先生也良曰臣始從陛下入關言聽計從多

偶中殆亦天授非臣之能也。今封臣為留侯，此布衣之極。
干臣足矣。願受封之後，已領陛下洪恩，即棄人間事，欲從
赤松子遊，導引不食，為長生計耳。如金紫輝映，玉食滿前，
人所深願而不可得，但臣弱體多病，實不堪此榮貴。非敢
負聖恩也。帝見良辭意懇切，遂准養疾。仍令一月一入朝，
就令居咸陽僻靜之處。良自稱病之後，杜門謝客，修真養
性。一月止隨群臣朝參一次。退朝之後，凡百不繫于心。一
日良閑居，有子張辟強進言曰：「阿翁今為帝師，累建大功，
位位正當，玉食萬鍾，安享富貴，與國咸休，為萬代元元。」
良曰：「夫何乃閉門謝客處此寂寥之地，甘受清苦，其
意何謂？」良曰：「是非爾所知也。世之貪富貴者，樂功名之既
成，喜榮華之眩目，坐享崇高，一呼百諾，妻妾滿前，笙簧盈
耳，遂謂平生之志，此為極矣。豈知位極人臣，天下所忌，處
高未有不危，處滿未有不溢。君疑其權重，天惡其太盈。投
間抵隙者，得以用其心，起讒生謗者，得以乘其弊。一旦天
顏動怒，眾口交攻，無計可挽，無地可逃，身既就戮，妻子為
奴。富貴榮華，轉眼皆空矣。豈如我今日靜觀雲水，笑傲江
湖，醉裡乾坤，壺中日月，獨居一室，萬慮沉消，雖處寂寥之
濱，而胸中快樂，雖其藜藿之食，而物外逍遙，寵辱不驚，無
關利害，間來養老氏之玄虛，靜時觀萬物之自得，足以保

意何謂。良曰：是非爾所知也。世之貪富貴者，樂功名之既成，喜榮華之眩目，坐享崇高，一呼百諾，妻妾滿前，笙簧盈耳，遂謂平生之志，此為極矣。豈知位極人臣，天下所忌，處高未有不危，處滿未有不溢。君疑其權重，天惡其太盈。投間抵隙者，得以用其心，起讒生謗者，得以乘其弊。一旦天顏動怒，眾口交攻，無計可挽，無地可逃，身既就戮，妻子為奴。富貴榮華，轉眼皆空矣。豈如我今日靜觀雲水，笑傲江湖，醉裡乾坤，壺中日月，獨居一室，萬慮沉消，雖處寂寥之濱，而胸中快樂，雖其藜藿之食，而物外逍遙，寵辱不驚，無關利害，間來養老氏之玄虛，靜時觀萬物之自得，足以保

遺格
激

位
正當

謝

夫何乃閉門謝客處此寂寥之地，甘受清苦，其意何謂？

身惜命以樂天年使爾等安居常業永為良臣不亦愈于
 春花之富貴乎辟强拜伏曰今日始悟阿翁辟毅之意乃
 明哲保身之道也後張良每閒出遊徃谷城之東忽見黃
 石一片乃悟曰昔北土老人曾說他日谷城遇黃石一片
 即我也今果見黃石則前日之言應矣因俯伏向石而拜
 遂建祠以祀之後史官有詩曰

始受黃公已得傳保身明哲得機先當時多少英雄者
 誰似先生性命全

不說張良導引辟毅修真養性却說單于囚帝以美人計
 哄誘出關遂糾合大勢人馬侵擾邊庭搶擄郡縣屢有飛

報奏帝帝甚患之劉敬進言曰陛下天下初定士卒疲于
 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
 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闕氏他
 日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婿冒頓死則外孫為單
 于豈聞外孫與外祖抗禮者哉帝曰堂堂中朝奄有四海
 况兵甲尚强國勢不弱再無他策以禦外敵乃以我公主
 而為腥臊犬羊之配是何道理使諸侯聞之不亦耻笑寡
 人乎敬曰白登之圍陛下所親見况數年以來與楚七十
 餘戰百姓殺傷者不知幾百萬陛下今為天下之主當以
 民命為重何苦終日興師動眾以疲天下則百姓何所望

乎今日請和雖屈一時實為天下百姓且如陛下不欲以
此等詩舉亦可
公主妻之急令人密密取度人之女藏于宮中假為公主
臣即為使賫詔奉公主前與講和使彼罷兵息爭陛下無
北顧之憂豈不為長策乎帝從其言即令劉敬賫詔奉假
公主前往太原與冒頓講和一日劉敬到太原先差人與
冒頓答話備說漢帝以公主為妻結為婚姻盟約為親誓
不相侵冒頓聞說甚喜即出城迎接詔書請劉敬入城先
將公主安歇于公館冒頓與敬相見開讀詔

五帝相禪而道隆三王德威而服遠中外雖殊咸歸正
統茲者冒頓兵入太原寇侵中土跋扈罔恭似非率命

昔者白登之圍誤中詭計今已明章紀律振赫王師張
皇北伐欲雪前憤群臣屢叩闕上言勸朕講和復前日
美人之盟結胡越一家之好仍封爾為單于王以長公
主配爾為后永結絲蘿百世不途詔書到日勿違朕命
故茲詔示

冒頓讀詔書望南叩首拜伏即差人領胡樂番姬導引公
主入內置酒款待自此冒頓遂與漢和親皆敬之力也後
史官有詩曰

關月夜懸青塚鏡寒雲秋薄漢宮羅君王莫信和戎策
生得胡雛慮更多

按劉敬以女妻單于欲為目前之計而後世以明妃和
番皆敬為之備也其策甚疎其為害甚遠而國家紀綱
亦何有哉君子之建議不可不慎也

却說劉敬和親畢回朝見帝帝大喜重賞劉敬敬因言秦
中新殘破地饒民少况又北近胡虜東有六國強族一日
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願遷徙齊楚燕趙韓魏之
後及豪傑名家閒墾肥田任居關中無事以備羗胡有事
可以東征此強本之術長久之策帝曰善於是徙六國之
後並諸豪傑十萬餘人是時關中無事帝每輟朝寵幸戚
姬又見所生趙王如意年已漸長資性聰敏見太子盈柔

弱欲廢之要立趙王如意為太子遂與諸大臣商議群臣

以有此舉動

皆諫諍數日不決時有上大夫周昌執笏上殿大呼曰不

可不可陛下此舉乃取亂之道也眾人大驚不知周昌如
何諫帝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太子柔弱恐不勝重誠足以煩帝慮然開國之初便易
樹子又不堪為后世法

陳豨監趙代謀叛

却說帝欲廢太子羣臣力諍不能決周昌執笏上殿面折
廷諍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已預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

臣實決不奉詔上遂大笑知昌為忠諫從其言而罷帝入宮備將羣臣之言告知戚姬姬曰陛下如宮嬖愛如意不在一時徐徐後日圖之帝曰愛卿之言是也不說帝不言廢易太子却說趙代郡守差人飛報大勢番兵搶擄代州人民逃竄郡縣不能禦若不急為勦捕恐燕趙之地亦不能保一日之間有三五起來報帝急出朝召羣臣詳議陳平曰當此之時英彭各建都梁楚一時不可遽到韓信致仕又無兵權亦不可用惟相國陳豨足智多謀武勇出眾此以反此豨之不可用而平亦豈知人者哉可堪為將其餘不足以禦番軍也帝即召陳豨撫之曰朕久于兵馬倦此遠行今番兵侵擾代州聲勢頗大特差汝

統十萬精兵就將韓信平日所製兵器付汝管領代朕一行汝當用心征討成功之後就封汝為代王豨曰臣奉陛下詔命敢不策勵前進但兵馬尚少不足以禦番兵帝亦可謂密任之極矣可為更音思志義曰付汝符印隨到之處如兵馬短少可行文移調取亦足為用也豨領帝命即辭帝領兵十萬趕代州征番因過韓信私宅豨想我平日受韓信恩德又蒙指教兵法至今不能忘我就一見以求良策禍從此一見起不見之一為愈也隨將兵在批城外遂領數十從人來見韓信各施禮畢豨曰臣奉帝命領兵前往代州征番仰公之盛德敬來一見欲求良策以為破番之計信就留豨小飲數盃以手相挈辟退左右因長歎曰君今征番

成功之後與我破楚之功孰為大小豈敢論大小哉信曰我以
 圖耳破楚之功乃萬世之功也豈敢論大小哉信曰我以
 如此之功一旦廢置不用君若破番奏凱朝為王公暮則
 匹夫就如我今日為樣子也豈敢論大小哉信曰必如尊公有何指示信
 曰君所居天下精兵之處也况君又為陛下親信之幸臣
 也人言君叛主上決不信若有傳報至主上必怒而就
 征之我即為君從中起兩勢夾攻天下可圖也乘此可
 為之時不可自失豈豈曰謹奉尊公之教一人相別議定而
 去陳豨至城外領兵啟行一日大兵到趙代陳豨分付安
 營且未可輕動待我探有番兵虛實然後方好進兵諸將

各扎任營寨陳豨差人扮作番人去緝訪差人去數日回

復陳豨說道番兵有四個大營每營有五萬人番王在代

州城外另立一老營約有三萬人馬沿四營之外又有騎

兵百萬巡哨遍山滿峪通是番兵聲勢甚大如今番王手

下有一大將名叫哈延赤使一柄大斧有萬夫不當之勇

元帥若先致服了此人番兵自然遠避矣陳豨聞差人之

言甚喜重賞差人隨令部將劉武李德陳產楚招等眾將

近前曰番兵勢重不可力敵當以智取爾諸將當如此如

此方得取勝諸將得令各領兵而去次日陳豨領兵出陣

搦番兵交戰番王一馬當先與陳豨答話王曰爾漢王與

冒頓講和又將公主與他爲妃却如此怕他我的人馬又多偏不得漢王一些兒便益我今統兵來要與漢王對敵你是無名小將我不與你交戰陳豨大怒曰我漢王是天朝皇帝如何與你番奴相見陳豨就舉刀直取番王番王背後惱犯了一員大將舉斧徑山陣前與陳豨交戰二馬相交兵器並舉一往一來一冲一撞戰到二十回合陳豨虛掩一鎗往南落荒而走番將不舍拍馬隨後追趕走了十里遠只見前面一座高山山下一道大溪陳豨策馬過溪番王人馬亦追趕過溪初時溪水甚淺番兵過後不覺溪水洶湧溪下浪勢泛濺其歸路番將急欲勒兵退時

前面高山後邊溪水遂將人馬夾在中間陳豨在高阜處放起一聲砲響山谷兩邊閃出兩枝精兵來鼓譟近前箭如飛蝗無處藏躲番將策馬欲上山來戰陳豨被山上一插木打來正中番將馬腿把番將撞下馬來從上而下番將遂歿于亂石之下此番將正是哈延赤也番王隨後領番兵策應來到溪邊見水勢甚大遠望番兵在山下被漢兵追殺不得過溪救應只在溪邊叫苦纔然未了番卒來報漢兵窺大王領兵來策應隨有兩枝人馬將老營攻破把糧草盡數燒毀四營人馬見老營火起正要來救漢兵一冲首尾不能相顧殺得七斷八截各自四散不知去向

西漢書卷之八
卷之八
十五

番王聽說不敢回營徑領本部人馬復投北番大路而去
陳豨見番王退去知番營已中計遂令軍士仍將溪口用
石填住不一時水勢仍舊細流漢兵遂過溪諸將同到大
營各報功次大獲全勝此是陳豨用計破番兵四十萬次
日進城大設筵會款待諸將酒至半酣陳豨執盞告諸將
曰番兵大敗遠去雖我之用智實賴諸君贊襄之力所以
成此大功但漢帝可以同患難不可以共太平就如韓信
五年血戰十大奇功如今廢置不用尚每欲尋事謀害况
我等些小功勳豈敢望封侯建節以我愚見不如駐兵于
此阻其要害聚草屯糧招集不識人事何以成侯傑各相戮力以圖天下况
時不識天時不識人事何以成侯

漢王春秋漸高厭于兵馬縱諸將統兵與而來料非韓元帥
之匹吾亦不懼倘王業既成諸君封王爵其享富貴未審
諸君以為何如諸將皆曰願從將軍之謀是年七月陳豨
傳檄約會王黃等諸將各起兵策應豨遂自立為代王劫
掠趙代郡縣迺窳所過皆被殘壞有西魏王知陳豨謀叛
具表飛報入長安帝覽表大驚即召蕭何陳平等問曰陳
豨朕待之不薄如何謀叛蕭何曰陳豨素有謀畧兼武藝
精熟目下諸將皆不足以禦之惟英布彭越方是對手當
作急發詔令二將領兵討豨豨可擒也帝即草詔差人催
二處人馬討豨一面差人往關東諸路遣兵防守却說韓

西漢書卷八十八
卷八十八
韓信

信聞陳豨反又聞帝草詔取英彭此命人心所歸豈區區反逆者所能一國人馬討豨豨隨家出易

書一封差心腹左右星夜賫書預先通報與淮南大梁二

國不智至此可恨可恨一國不可遣兵救應英彭二處得韓信書備說我有

大功見今廢置不用二公若應詔討豨早擒豨暮即殺二

公矣蓋漢王可以同憂患不可以處太平當憂患之時則

思重用當太平之後則思殺害且豨之反亦因我廢置不

用今雖成功知無濟也遂以趙代二處謀叛二公若破豨

之後決生事謀害豈能安居淮南大梁而享富貴乎信恐

二公不悟誤投陷穽所以星夜差人吐心布露幸二公詳

察不可如有今日之悔英彭二處得書遂託病不至差人

回奏漢帝甚患之即召蕭陳議曰英彭二王託病不來奈

何平曰陳豨謀叛其說有三豨平日最懼韓信今知信已

罷閑其餘諸將非豨之對豨遂自恃才能再無他慮所以

謀反一也又以陛下久于兵馬不欲親自征討乘此厭怠

遂放心恣肆所以謀反二也趙代乃精兵之處易于發動

所以謀反三也今陛下不恤遠征且暫命蕭何與臣同娘

娘守關中親統大兵以周勃王陵為先鋒以樊噲灌嬰為

左右翼以曹參夏侯嬰為救應使天威下臨羣寇攝膽方

能取勝且使天下諸侯畏服不然徒廢兵馬豈能以致勝

乎帝曰此論實善耳于是點四十萬大兵命周勃王陵為

先鋒領精兵十萬先發行帝入內呂后迎接入宮設御宴
為帝壽帝曰今陳豨謀反侵占趙代自稱為王發詔取英
彭二王託病不來在朝諸將非豨之對朕欲領兵親征又
漢高一日不能忘淮陰而淮陰不智尚受楚禍招非此
患韓信廢置于此久懷異心恐倡兵中起與陳豨為應其
不可解之甚者
勢河憂煩御妻權國早晚有緩急當與蕭何計議如畫策
定計有陳平可與謀也朕此去料陳豨無能為也后曰陛
下不必遠慮韓信當日有兵權似難制服今間居獨處一
匹夫耳何足為患倘陛下有命管交片時着韓信就擒審
有反狀殺之亦不難也陛下又何患焉帝甚喜不知如何
下節便見

總評

信義不足以服臣而每致屢功之臣疑叛高帝之罪亦
不容免然摠是不學所致

漢高帝邳鄆駐馬

邳說帝與呂后一夜商議停當次日召蕭何上殿諭之曰
所置益國所帶行飾用人俱當
朕今統兵前往趙代討陳豨關中無人管理卿乃開國元
勳當朝故老特命卿與娘娘權國凡有籌畫仍與陳平計
議凡一應大小國事卿須用心裁處無負委託蕭何叩首
曰臣敢不竭盡駑駘以圖補報惟乞陛下早發凱旋以慰
臣民之望于是帝車駕啟行大小文武羣臣送帝出城自

漢書卷九十四
卷之八
七

此吕后與蕭丞相權國帝一日大兵至邯鄲入城下營帝
 坐中軍諸將列左右臨近郡縣官吏俱來朝見帝問曰陳
 豨見今屯兵何處有多少人馬為將佐者幾人郡令奏曰
 陳豨屯兵曲陽本部人馬並各處糾合散軍共五十餘萬
 為將佐者有劉武等二十餘人各郡縣皆望天兵下臨以
 救民水火臣等聞陛下車駕親征急來朝見如大旱之望
 雲霓也帝大喜顧謂羣臣曰此邯鄲乃中州總路陳豨不
 據邯鄲而阻漳河却乃屯兵曲陽可見識見淺近又兼糾
 合疲散之卒終無能為也諸將且據兵在此急令周昌遍
 下邯鄲臨近郡縣揀選數人以為鄉導周昌去數日選取

四壯士來見帝帝方帳中飲酒忽見昌領四壯士來見帝
 笑而嫚罵曰汝輩敢為我前驅作鄉導耶四壯士曰陛下
 天兵遠來其勢雖銳而未諳地利不可輕進必須臣等深
 入重地探其虛實陛下知彼淺深然後于戈一指必克全
 勝帝又罵曰汝等雖善為唇舌恐非真見壯士曰陛下天
 威咫尺豈敢欺詐帝即與四人俱授千戶之職又重加賞
 賜四人欣躍而出左右曰四壯士未見寸功陛下一旦俱
 授重職又重加賞賜者何也帝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倘
 四人果如其言與朕探知虛實即為軍功况豨前日羽檄
 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惟邯鄲中兵耳吾何惜四千戶

而不以慰趙子弟取賞一人而衆人勸吾之用兵非爾等所知也左右拜伏曰陛下所見乃天授誠非臣等所知也于是四壯士各裝爲代民前到曲陽探聽陳豨虛實四人去數日回至邯鄲見帝曰陳豨所用將佐皆商賈之人極貪金帛陛下肯指數百斤金買求左右使各不用命則豨必就擒矣帝大喜復賞四千戶去訖乃召群臣問曰誰人與朕詐入陳豨營賄買諸將佐就打聽消息使彼內變則豨不待戰而自亂矣帳下一人出班曰臣願往帝視之乃中大夫隨何也帝曰卿若去朕無憂矣隨何領金百斤帶數從人先具書一封詐言帝招安納降徑到豨營傳說帝遣大夫隨何下書招撫納降豨曰隨何乃說客此書乃詐也即命左右請何入何與豨相見行君臣禮豨曰大夫與豨一殿侍臣爲何行此大禮何曰足下統兵百萬威振二國與帝爭雄以圖天下豈敢抗禮以試利刃耶豨笑曰大夫抑過矣豨今據兵于此實出不得已耳蓋因漢主猜疑忌刻忘人大功難與共享富貴所以有此舉也但不知大夫此行有何見諭何曰臣奉帝命招撫足下欲罷兵息爭就封足下爲代王不知足下之意以爲何如豨看書畢知帝乃詐計若納降必受擒矣因揚言曰漢主既統大兵前來未與豨交戰如何便差大夫下書招撫恐非實意何曰

西漢書卷之... 卷之... 二

主上初來實欲與足下交戰以決勝負今因左右計議曰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國爲上破國次之今差何與足下
招撫者正欲全軍全國以安民命非有他也足下若不納
降臣卽辭回見帝亦不敢強豨曰我與韓信功勞大小如
何韓信實無反狀尚僞遊雲夢被擒我若歸降帝必疑我
尤有過于韓信豨實不敢奉命幸以此言回復漢主隨何
故意與豨善、于、用、間俄延半日從人俱已將金買囑將佐諸將佐得
金甚喜隨何徐徐與豨相別回營見帝具將前事奏知帝
次日親領兵出陣與豨苦話豨見帝馬上欠身而言曰陛
下春秋漸高何苦親身以冒矢石耶帝曰朕未嘗負汝汝

何謀叛豨曰陛下誅戮功臣殘忍少恩踵亡秦之法效項
羽所爲臣何爲不反帝大怒回顧諸將曰何人殺此逆賊
樊噲周勃二馬徑出到陣前與豨交戰戰二十回合王陵
周昌二將並力夾攻陳豨大敗領人馬望南逃走指望劉
武等救應劉武等被隨何以金買囑俱無心救援各拔寨
四散奔走帝見豨兵錯亂急令大勢人馬掩殺追趕將三
十里遠只見前面旗幟整齊隊伍不亂却是另立一大寨
四門俱列戰車週圍護下鹿角中軍一聲砲響四門俱開
人馬風擁而來陳豨却回馬當先反冲殺漢兵漢兵大勢
已行動急難收煞被陳豨大殺一陣帝後哨人馬已到急

西漢書卷之八
卷之八
三

西漢漢書
三十一
扎住營寨分頭遣兵救應。豨兵方退後，此時天色已晚，兩家俱各收兵。帝傳令今日人馬雖疲倦，不可安寢，須防劫寨。衆將得令，各自預備。却說陳豨回到營，坐定，召劉武等責之曰：汝等未與交戰，便四散奔走，幸賴我預先設下這老營以防追兵。若無此營，我兵決大敗矣。爾等若再退後，決以軍法從事。諸將惶恐無地，各退帳後安歇。一夜無事。次日帝陞帳，諸將列于左右。王陵進言曰：陳豨用兵皆模倣韓信，觀昨日預設營陣，儘有調度。據今與之交戰，恐難取勝。况又糧草不敷，以臣愚見，且退兵據住邯鄲，再調各路人馬，盡力與彼決一勝負。料天威所臨，非豨所能及也。徐圖、真、老、成、兵、策、到、此、時、只、得、用、此、計、以、取、勝、

帝曰：恐我兵一退，豨兵追襲，反致取敗。陵曰：今日且按兵不動，待晚徐徐退去，却着兩枝精兵埋伏于左右。彼若追趕，兩路人馬沖出，彼必大敗。臣料豨善于用兵，我兵若退，彼決不敢追趕。帝曰：善。于是延至將晚，帝分付三軍各飽飯，後準備行李，銜枚啟行。着樊噲、王陵、周勃、灌嬰四將分爲二枝埋伏在左右，其餘人馬盡數隨帝回邯鄲。有人飛報與陳豨，陳豨召諸將曰：此帝屯兵于此，不便于戰陣。又且糧草或不敷，想退兵于邯鄲，調各路人馬與吾決戰。諸將曰：臣等正好追殺豨。帝久于戰陣，深有謀略，左右必有埋伏。汝若追趕，必遭沖擊，不可追也。卽差人探聽左右。

果有重兵埋伏諸將皆服帝人馬徐徐回邯鄲樊噲等四將見無追兵亦各退回自此兩家各相拒不戰却說帝初大兵出長安時韓信稱病不隨帝出征後打聽陳豨屯兵曲陽乃默思陳豨當拒邯鄲阻漳河爲上策豈可屯兵曲陽帝若據住邯鄲豨必敗矣陰使心腹人寫書與豨令遣將領精兵抄小路徑攻長安我却從中起使帝首尾不能相應必獲全勝書去未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韓信真非英雄何也隋末亂髮以匹夫有中國之志一見世民心醉神死默然逃遜于扶餘而不與中原鬪

闔輦兵戈馳逐此所謂識時務者安有紫氣龍文豁達大度于逐鹿鼎沸之秋既知真主所在而天下大定復生覬覦則其人之識量意見終不爲具眼故曰韓信非英雄也

呂后未央斬韓信

却說心腹人出城有信家僕謝公著設酒送行兩人飲酒不覺沉醉公著相辭至晚回信怒曰一日不見汝不知幹甚事公著帶酒觸言曰我又不曾與外國通情緣何幹甚事信聞言大驚便着左右扶公著入房內安歇自思此人既知此事不可留也當殺之信入寢室有夫人蘇氏問信

曰謝公著緣何來晚致使尊公動怒信曰公著言大無狀

夫人之言雖是勸解寔是害信蓋公著說出

吾欲殺之蘇氏曰公著帶酒口出妄言豈可計較待酒醒

此言與信勢不兩立不知夜間即殺之以滅其口然信

時問明處置亦未遲何必夜晚殺之友致左右驚疑信曰

之通逆天不容故藉口于夫人之勸解以召大禍此

夫人之言是也于是信就寢却說謝公著五更酒醒其妻

未非人之所能為也

曰汝晚歸來丞相甚怪你你口出狂言甚是無狀公著曰

我說甚言語妻曰你說我又不曾交通外國緣何幹甚事

丞相驚訝人內晚間計議要殺你你可急早逃走出去庶

免一死公著聞妻言驚惶不已便起來穿了衣服預備行

李躲避在夾道傍等候剛開宅門側身而出此時信尚未

起公著走到城邊欲出門自思丞相家僕甚多若知我逃

走決差人四下跟尋如何得脫此性命不若將此機密事

往蕭何丞相府告變雖是害了他却得保全性命公著

遂轉迴身徑到丞相府告變蕭何連日正接得高帝手勅

分付用心防備韓信如遇便當計議殺之以除後患蕭何

領手勅奏知呂后正無計可施却聞謝公著告變急著進

府內近前密問曰汝有何事告變公著曰韓侯與陳豨交

通結連謀反何曰汝告變須要的實不可輕易若不實汝

亦難免成罪公著曰此事豈是小事某亦不敢輕易前日

陳豨征番之時實無反意皆是韓侯勸陳豨反以此陳豨

到趙代遂反亦曾有書來相通昨者韓信又密寫書着家

僕傳與陳豨教遣將調兵從小路來取長安韓侯却從中起以為內應此事一毫不敢虛假我因醉後露出話來韓信要殺我被我逃走徑來告變如不實其當重罪蕭何聞公著之言即引來見后備說前事后大驚曰韓侯已實反矣丞相作何計議何曰此事且按下不必題就將著暗藏于臣家明日可密差人往牢中揀一重犯與陳豨模樣相似者斬首假着人報捷只說主上已得勝殺了陳豨將首級傳入長安號令關中群臣聞此決來賀喜韓信必然出朝因而擒之隨娘娘處置后曰此計甚妙即暗差人牢中取一重犯來斬首用匣盛下一向着人來報捷就傳諭中

外眾羣臣聞帝有捷音皆入蕭何相府會議明日入朝稱賀丞相曰諸君須會齊就約韓信一同入賀韓侯官原與諸君同然不過暫時廢置聞帝回朝仍有加封之意况韓侯開國之功帝嘗思念豈終碌碌與眾人等耶眾人聞何之言亦來與信相約就將蕭何之言告知韓信信聞眾之言亦自思蕭何必知端約想帝回朝必有加封之意遂與眾人約齊明日入賀眾人辭出韓信到內庭見蘇夫人備說帝有思念之意明日須同眾人入朝稱賀夫人曰前日帝遠行討陳豨公託病不同行一向又未得見吕后今聞捷音至却去稱賀吕后疑怪恐至陷害公當斟酌信曰若

西漢演義

卷八

今不夫朝見帝早晚回朝如何相見况蕭丞相在左右矣
然維持料亦無事夫人曰連日見公氣色不甚好恐出朝
或不利公宜仔細信曰呂后一婦人耳蕭何大識見我已
約定人豈可失信次日韓信同羣臣入朝稱賀畢后曰群
臣且出着蕭丞相留淮陰侯入便殿後有密事計議蕭何
急下殿邀韓信入內信方放步入宮只見兩邊走出四五
十武士來將信捉住就綁縛于長樂殿下信曰臣得何罪
娘娘縛臣后曰帝拜汝為大將後因有功封汝為齊王改
封楚王聞汝謀反出遊雲夢雖擒來亦念汝有功不曾加
誅又封汝為淮陰侯帝未嘗負汝汝何結連陳豨謀反又

差人往彼交通着陳豨寇長安汝却為內應如此設謀天
地鬼神所不容也信曰有何指實后曰汝家僕謝公著告
變在此信曰此公著詐言娘娘亦當詳察后曰帝破豨營
中已搜出汝親筆密書陳豨已招認汝尚敢口強信聞后
言低頭再不復辨后將信綁于未央宮鍾室令武士斬之
信臨死乃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
天哉按史大漢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斬韓信于未央宮長
樂殿鍾室之下盡夷其三族是日天地昏暗日月晦明愁
雲黑霧一晝夜不散長安滿城人盡皆嗟歎雖往來客商
無不悲愴人言蕭何前日三薦登壇何等重愛今謝公著

告變亦當在呂后前陳說開國之功可留他子孫方是忠
此刀筆吏之所為不可道貞之
厚友立謀擒信及夷族之時卒無一言勸止何其不仁甚
哉野史中有一絕句單說蕭何其詩曰

韓信胸中智略多蕭何三薦定山河豈知勲業番成怨
成也蕭何敗也何

又史官歎韓信之功其詩曰

可恨淮陰侯能分高祖憂三秦如破竹燕趙一時休北
堰沙囊水鳥江逼項頭功成飛白刃千載恨悠悠

又說韓信不及留侯其詩曰

受鉞登壇起漢中三秦還定捲如風收燕破趙千鈞力

滅楚平齊十大功已會龍飛成汗馬不知身死棄隄

千年妙筭留侯計爭得逍遙伴赤松

又說蒯徹不諫信早退其詩曰

鼎足三分空漫陳搖唇鼓舌枉勞神洪圖天意歸劉氏
豈若當時勸退身

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
庶幾哉于漢家勲業可以比周召太公血食後世矣不
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按
遷史評信之所以夷族乃其自取然信之罪殺之可也
夷族則過矣惟致堂胡氏以為功過當相準誠為確論

而綱目不書有罪乃書殺而不去其爵者蓋以信有定天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以致怏怏無聊遂陷于此非信負漢實漢所以負信也後人有詩咏高帝少恩其詩曰

通陳未必懷殊志拒蒯曾何有叛心帶礪山河宜世胄丹書金石可同簪柰何王國遷侯爵無故元臣受虜擒長樂劍光空血染十年遺恨到于今

呂后斬韓信畢命蕭何寫表并韓信首級申奏帝知后差陸賈貢表并信首級飛馬馳報一日陸賈到邯鄲見帝帝拆其表觀看表曰

大漢十一年九月日皇后呂雉上言伏以刑以繩下用彰邦國之典法以勅衆懋昭王者之威仰惟皇帝陛下神武布于萬方威德加於四海迺有淮陰侯韓信既食漢祿不守臣憲輒生異志頓改初心交結陳豨大肆謀叛家奴告變實有顯跡密從蕭何之請明揚國法之公斬首未央夷其三族傳報邯鄲曉諭北伐使陳豨以之喪膽矧况爲之消魂大兵下臨指日奏凱臣妾不勝欣忭之至

而覽表甚喜既而追思韓信十大功勞心甚傷感因謂左右諸將曰韓信始歸朕之時蕭何屢次薦舉朕拜爲大將

其後累建大功諸將不能及乃天下奇才雖古之名將亦未爲過也朕解衣賜食待之甚厚豈可與陳豨交通謀爲不軌亦心術太不良耳后旣殺之朕甚悼惜自此再無如信之能帝不覺淚下數行左右亦皆涕泣遂將信首級傳布遠近人人莫不嗟歎却說陳豨正遣兵從小路會韓信攻取長安兵未發行忽聞人言韓信事已敗露被呂后斬于未央宮命陸賈賁奏帝就將首級傳至邯鄲見今懸于轅門之外曉示三軍陳豨聽罷大叫一聲氣倒于地左右急近前扶救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准陰一案前史多有疑信倘如此書所叙亦足該誅其身而免其族如后世所論始當

陸賈智調蒯文通

陳豨因聞韓信死哭倒於地左右諸將救起陳豨曰我數年來多得韓侯之教雖爲異姓實同骨肉豈意今日爲我遺此誅戮氣先喪矣安望能一聞其死不覺十分傷慟又且吾事不能濟矣爲之奈何諸將曰韓侯雖死大王豈可自懈我等願同大王殺上邯鄲與漢王決個勝負陳豨曰且不必進兵吾料一二日漢兵決來不若只在此預備交戰言未罷有細作來報漢兵統各處調來人馬殺奔曲陽來離此不上百里

我等徑飛馬來報大王可作速準備陳豨分付諸將不可
如前一敗便先逃走諸將曰我等隨大王一同出陣不必
各分營寨恐難救應豨曰汝等只分左右為羽翼待我與
彼交戰汝却兩路冲擊彼兵自亂可以取勝諸將得令各
分兩路伺候不題却說帝屯兵日久又見各路人馬俱到
知陳豨見殺韓信逆謀已破決無心固守乘此梳會統兵
徑趨曲陽一日大兵抵曲陽離城三十里下寨帝傳命着
樊噲王陵二將今夜密領精兵一萬各御枚暗投曲陽北
路左右埋伏待豨敗走兩却出此奇兵可以擒豨又命周
勃周昌二將在營後待豨左右有救兵可出此兵以禦之

隨我諸將先着灌嬰與豨對敵正在酣戰之際兩諸將併
力協攻彼敗走盡力追趕決獲全勝諸將得令各分付預
備次日灌嬰領兵出馬與陳豨荅語陳豨一馬當先大叫
曰漢兵前日已大敗尚不納降乃敢復來送死灌嬰大罵
逆賊自不知死尚敢逞強舉刀迎面劈來陳豨舉鎗交還
二將鬪到二十回合只見陳豨左右諸將急領兵冲殺來
這漢陣上周勃周昌不待豨兵到來亦各出精兵奔前截
殺陳豨又鬪嬰不下正急躁之際漢諸將一齊併力協助
殺來陳豨如何抵敵得過往北逃走豨諸將見陳豨敗走
無心戀戰亦各四散奔潰帝率諸將合兵一處盡力追殺

猶兵已知勢弱各倒旗投降劉武等諸將俱被周勃周昌
 等追殺遂死亂軍之中陳豨正逃走中間忽聽一聲砲响
 樊噲王陵二枝生力人馬突出陳豨被漢兵追趕正急無
 處躲避一時措手不及被樊噲一戟刺于馬下大勢漢兵
 俱到竟刺了陳豨帝大喜遂將首級馳去懸於趙代二處
 彼處知豨死皆望風歸服帝傳命如有投降者免誅戮仍
 招撫各部縣趙代悉平帝車駕赴洛陽口后遠來迎接帝
 相見甚喜備問韓信臨死有何話說后曰信言恨不用蒯
 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帝問左右蒯徹乃何
 處人陳平曰蒯徹乃齊人極有機變韓信行兵時寸步不

相離聞此人曾勸韓信以齊反信不聽此人遂伴狂于市
 其人當以智取若陛下以法拘之恐難力致則必假為風
 狂而死矣帝即問左右誰人往齊國調蒯徹去言未畢陸
 賈出班奏曰臣願往帝即命賈引十數從人往齊國調蒯
 徹一日到齊有郡守李顯接賈于驛中安歇賈問蒯徹今
 在何處顯曰此人每自歌自笑遊蕩于街市中人皆以為
 風魔某嘗以禮相請彼終不就此等人主上何須用他枉
 着大夫遠來恐徒勞神也賈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蒯徹
 之風狂乃其詐耳汝可着一能言之士與之飲酒彼必歌
 笑狂飲着其人但如此如此誘引待他痛哭之時我却有

言語調他他自然不敢風狂管教他隨我見帝李顯卽選
兩個能言之士與了錢鈔分付他如此如此誘引蒯徹待
他哭時向十字街便請陸大夫相見其人領命卽到市上
見蒯徹散髮狂笑遊行于市乃爲之歌曰

六國兼併兮爲秦所吞內無豪傑兮罔遺後昆秦殆自
失兮滅絕於楚楚罔修政兮屬之漢君身江逼項兮伊
誰之力十大奇謀兮豈容獨存乃不自悟兮尚思國爵
一朝遭烹兮禍福無門佯狂沉醉兮且自昏吞

歌罷向南而去李顯差人尾之于後近前乃挽徹手亦大
笑不止曰我今與子亦病狂矣願請入酒店中市沽三杯

徹喜亦隨二人入酒館二人曰我今數日後海外遨遊不
居人間與世相違不欲戀功名貪富貴也徹見二人語言
不凡乃曰我之病狂其意有在汝之病狂果何意耶二人
曰我之病狂非子所知也且與子飲酒不必多言恐爲人
所聞則非病矣徹見二人言甚蹊蹊遂改容而正言曰二
公決非等閑人願求大名二人曰我二人原係趙國人聞
韓侯之賢前隨楚地日侍左右言聽計從遂爲心腹不意
韓侯無故爲家僕所誣被呂后斬于未央夷其三族臨死
之際言不絕口只說悔不聽蒯通之言我等見侯屈死恨
不同爲之死遂棄功名逃走于此聞子狂歌于市知其爲

蒯先生也因與三杯以叙衷曲吾思韓侯十大功勳為當
代元臣一旦被家僕所誣死于陰人之手子孫誅滅一脈
不留豈意韓侯遭如此之苦我二人想其儀容念其恩思
往日威振三齊何等英雄今翻為壽餅豈不痛哉豈不哀
哉二人言罷淚如雨下感動蒯徹心事不覺捶胸跌脚放
聲大哭曰韓侯何不早悟耶何不早悟耶乃至見殺使我
一身無主我何以為生耶正哭之間忽見一人自外捨入
劈頭揪住使道你終日粧狂今日却漏出本相來也蒯徹
嚇得面如土色便問你是何人那人曰我是中大夫陸賈
也奉漢帝命特來拏你言未畢只見郡守李頭率領從人

不能不入他套內

將徹縛住就帶到公廳陸賈解其縛以禮相接曰蒯先生
不必如此佯狂快整起衣冠赴洛陽見帝云方今四海一
家萬姓皆子與其依信而空死孰若歸帝而報忠智者必
能識時賢者則能擇主漢帝乃當代真命以張良世世相
韓尚封侯為漢臣况其他乎先生當自思之蒯徹曰某佯
狂許久今被公倒說了我也遂整飭衣冠預備行裝隨陸
賈赴洛陽見帝一日到洛陽帝方與群臣議事忽見陸賈
引蒯徹來見拜伏在地帝曰此是何人賈曰乃齊人蒯徹
也帝曰昔日汝曾教韓信反耶徹曰然是臣教信反也秦
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得焉跖之犬吠堯堯

非不仁。大故吠非其王。當是之時。臣惟知有韓信而不知如之何。有陛下也。若信果聽臣言。豈有今日。信今既死。臣亦不欲獨生。陛下如欲烹臣。臣即就死。亦不敢避。帝咲謂左右曰。徹之言亦信之忠臣也。彼各為其主耳。朕今即釋汝之罪。授汝以官。汝以為何如。徹曰。官非臣所願也。惟願陛下念信平定天下之功。乞將信首付臣。葬于淮陰。仍封為楚王。放臣與信守墳墓。以終餘年。此萬代帝王之德。陛下可以衍億世之洪基。于無窮也。帝曰。賢哉。蒯徹也。即日將信首級付蒯徹。仍傳命有司。造信墳。仍封為楚王。蒯徹不受官。任其閑散。快樂。後史官有詩曰。

勸信圖王志已疎。敢言折帝不忘初。辭官仍作東齊客。姑信人間烈丈夫。

不題蒯徹辭官。却說帝仍回長安。蕭何率文武群臣接見。帝大設筵宴。犒賞軍士。忽有左右來報。朝門外有一告樞密事。伺候投見。帝曰。陳豨事方定。又有告變者。投見傳命。着進來。其人入內見帝。道出這個人來。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陸賈之善調蒯通之壯直兩擅之矣

藥布洛陽哭彭越

却說來報稅密者乃梁太僕也太僕因彭越醉後辱罵歸
家忿恨曰我本與越同為漢臣彼因僥倖成功帝封為梁
王今倚恃王爵累次辱我况我又無家小不若赴長安告
變使他王爵不能自保當夜收拾行裝徑赴長安告變帝
問曰汝是何處人告甚機密太僕曰臣雖事梁實為漢臣
昨見梁王招集軍馬指日欲以梁地謀反一也前日陛下
征陳豨徵兵協助彼又托病不來其反狀二也昨聞韓信
死哭之甚痛就欲整率三軍早晚發行其反狀三也臣為
漢臣見彼謀反臣特來告變帝聞太僕之言急召平等商
議平曰彭越見帝誅了韓信所以謀反今可差一的當人

奉命官召如來則無反志但廢置可也如不來則謀反必
矣然後遣兵征討則師出有名也帝復命陸賈前赴大梁
召越賈領帝命至梁見越越與賈相見問曰大夫此來為
何賈曰梁太僕告王王有異志語言錯亂前後不對王上
與王有隙故託此告變即監候欲召王與彼面對且
就與一見以叙君臣之好越曰此人一向政事俱廢我因
辱罵彼遂逃走赴長安告變既主上召我我即奉命到長
安與彼面對凡事湏要指實豈可憑一面之辭便陷人于
不義耶賈曰王之所見甚高當日彭越置筵宴款待陸賈
次日預備人馬啟行有大夫扈徹諫曰大王不可去去則

西漢書卷八

有禍前日擒韓信便是樣子漢帝可與同患難不可同富
 貴大王若去必有韓信之難王切不可去越曰韓信有罪
 我無罪我若不去則太僕之言似為着實主上以我為真
 及矣扈徹曰功高者必忌位極者必疑王之功高矣王之
 位極矣主上正在疑忌之間王雖無反狀而此去必尋事
 陷害性命終難保也越聞徹言沉吟不語賈曰扈大夫之
 言不過目前之計耳今日王若不去帝必統大兵親來征
 討王比陳豨如何陳豨足智多謀雄兵五十萬又占在趙
 代二國尚不能取勝况梁地素畏帝威帝若一臨其地郡
 縣歸服王豈能獨立耶賈說得彭越開口不言遂決意與

賈啟行梁國父老人等送越出城纔然前行只見扈徹懸
 門而諫越見之即令人解徹下城越曰大夫何又如此苦
 諫徹曰臣今有到懸之苦王見而救之王若去必有倒懸
 之危誰與王救之臣今不欲大王如韓侯悔蒯徹之言也
 越謝曰大夫之言雖為確論但我此心只欲見帝故大夫
 之言誰善其如吾之不聽何遂與賈徑自長行扈徹喙泣
 而回却說越一日見帝帝出巡洛陽聞越至召人內相見
 帝怒曰昔破陳豨之時徵汝汝何不至越曰臣本有病非
 敢抗違帝曰今太僕告汝謀反汝有何說越曰此人不能
 理事累被臣之辱因是懷恨故以詐言誣害陛下明見萬

里當審其詐勿為小人所欺也帝命御史臺勘問尚未報
忽有一人于朝門外要見帝左右不敢隱奏知帝帝傳命
着其人進內帝曰汝何人也其人曰臣乃梁大夫扈徹也
帝曰汝來何說徹曰陛下受困滎陽若非梁王絕楚糧道
主上豈有今日梁王累有大功今陛下聽一時無稽之言
遂殺有功之臣恐天下人人自危也帝意少回扈徹尚立
于帝前不退帝曰本欲殺越但因爾之言有理姑廢彭越
既無反狀則王爵仍不可廢何為而西川置之殊為
為西川青衣縣庶人就在彼安置乃封徹為大夫徹曰梁
王受貶臣若受官大豕不如也願放歸田里于臣之志足
矣官不敢望也帝遂置之不論却說梁王越當日出內即

備行裝赴西川而來一日潼關遇吕后越見后哭之曰臣
本無罪帝乃貶臣于蜀願娘娘解之后曰尔隨我引汝見
帝以解前罪越叩首謝曰此娘娘再造之恩也后至洛陽
見帝行禮畢因奏曰彭越乃壯士今既調來即當除之以
遺其善越何不開韓信未央之禍出自吕后而又後為
絕後患豈可使之入蜀所謂放虎入山後必傷人臣妾于
淮陰之遺遺呂后甚
途中相遇與之俱來暗令人告越謀反陛下當殺之庶無
後患若今優柔不決他日作害則悔今日也帝曰后之言
是也于是吕后密令人告彭越反帝令人拘彭越送張倉
勘問倉曰昔帝取汝起兵征陳豨汝聽韓信之言稱病不
來帝已有殺汝之心矣昨幸貶汝入蜀此是帝莫大之恩

汝心不死復隨娘娘來見帝帝復生猜疑知汝終是作亂不如殺之以除後患所謂禍福無門唯人自招此非帝與娘娘寡恩實汝自取之也汝今如虎入檻决無逃生之理不若招承以决一死免致苦刑終難解脫越長歎曰公之言極中我病但恨不聽奸人之言果有今日公既開斷明白我亦不敢費辭只得屈招任王上處我張倉即將越口辭成案申奏漢帝帝與后計議越罪當誅就照韓信例斬首示衆后曰天下諸侯因見陛下仁慈所以玩法者甚多今將彭越醢為肉醬以賜諸侯使天下震恐庶後人不敢謀反也帝曰然于是將越斬首示衆仍醢為肉醬以示諸

此情和哉侯後胡曾有詩曰

關東新破項王歸赤幟悠揚日月旗從此漢家無敵國爭交彭越受誅夷

按彭越只是貪心所使一切死生利害所不計也使當時貶入蜀徑自長往不戀戀于吕后豈致有殺身夷族之禍智不出此而尚欲隨后見帝昧然不悟何其愚之甚耶

却說帝斬了彭越遂夷三族仍梟首于洛陽東門忽見一人麻衣布帽腰繫麻繩分開人叢踏折長竿抱定彭越頭放聲大哭曰冤哉屈哉左右有守衛者即將其人捉住來

見帝帝問曰汝何人也其人曰臣乃樂布大梁昌邑人爲
梁大夫不忍梁王屈死故來哭之帝曰梁王謀反何謂屈
死布曰昔陛下受困滎陽楚兵四十萬攻城甚急韓信在
河北不至當時危若墜旒使梁王助楚則漢必亡矣臣下
書說梁王阻楚糧道以撓其勢後又助糧數十萬石漢乃
滅楚垓下五年之間梁王受盡辛苦今天下已定指望與
陛下共享富貴傳之子孫無窮豈料陛下聽信讒言既斬
看史到此安能不一心之人首而復醢其身又夷其三族用刑太慘與暴秦尤甚前日
蕭何所定律令于今安在漢廷諸臣再無一人敢諫者臣
懷不平之心願來投死臣恐此後功臣人人自危誰與陛

下守太平之業言罷又放聲大哭不止左右文武聞之無
不下淚帝半晌不語遂命釋放即日傳命封布爲都尉布
叩首力辭曰臣不願爲官惟願收拾梁王頭骨還葬大梁
陛下之洪恩微臣之至願也帝許之樂布遂將彭越頭骨
包裹出洛陽而去且說帝醢彭越爲肉醬傳布天下諸侯
一日使臣將肉醬到淮南傳與英布布正在望江樓臨江
宴諸臣方酒酣見帝賜肉醬起身拜領謝恩畢使問使臣
此肉醬何肉也使臣詐言鹿肉布遂開罌嗜之不覺心動
胸中曠亂探身于江邊遂哇而出之後入江變爲蜚期英
布心大疑卽追問使臣何肉也使臣見英布有

怒容不敢隱諱，卽以實告布。大怒，將使臣一劍斬之。便起兵作友，未知何如。且聽下向分。

總評

漢高之誅功臣，獨于梁王尤為稱冤。從古所未有者，此等舉動，亦止秦之續耳。

淮南王英布反漢

却說英布殺了使命，就點起精兵二十萬屯于城外。仍招集四外軍士，一日藥布麻衣扶杖來見英布，備說彭越屈死，想當日與大王同力建功，今成齷齪，使漢王無韓侯彭王與大王安得滅楚有天下，今無故將韓侯彭王誅夷止。

有大王一人若不極力起兵，與二王報仇，則大王亦有二王之禍矣。英布曰：吾已殺使命，見今屯兵城外，早晚發行。

幸得大夫來贊助，吾成功必矣。費赫曰：舉兵當先據地利。

不可輕動。大王若傳檄燕趙，據守山東，先立根本，此次決勝。

負以為長策。若恃一時之忿，徑與交戰，漢有良平之智，絳

灌之勇，帶甲百萬，控連四海，決致取敗。英布怒曰：汝何妄

為議論，阻我軍情。方今漢王春秋已高，韓彭已死，遂叱退

費赫。于是舉兵東取吳，西取上蔡，與楚王劉交、劉賈戰于

吳楚之間。布兵強盛，一戰遂虜劉交，斬劉賈，聲勢大振。報

入關中，帝大驚，召諸將問計。諸將曰：英布豎子，何能為乎。

天威下臨必克全勝汝陰侯滕公曰臣有一門客乃楚令尹薛公也足智多謀聞英布反深嘆其不能為也。想彼必有籌畫帝乃急召薛公問之薛公對曰使英布出于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于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于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帝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主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上蔡歸重于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帝曰汝料英布出何計對曰布決出下計帝曰何以知之曰英布乃驪山之徒無

深謀遠慮一旦高居王位皆為身計不顧其後故知決出下計也帝大喜即封薛公為千戶遂傳命大小三軍整車人馬隨帝東征留蕭何守關中大漢十二年冬十月帝大兵駐蘄西正遇英布人馬渡淮兩軍相遇各立營寨帝升中軍坐定有探聽小校回奏英布東取吳地有吳郡太守呂璋畏布威勢即開城納降布從江下渡淮取蔡今兵抵西蘄正與陛下大兵相遇見今扎營于五十里蘄山之下帝聞奏咲曰不出薛公之所料也遂命王陵先領一枝人馬哨探續差灌嬰周勃接應却說英布聞漢兵到來親領一枝兵轉過蕤山迤西正遇王陵領兵相對陵曰汝乃驪

山徒夫一旦位至王爵，不思安享富貴，乃欲謀叛。自來尋死，英布怒罵曰：汝等乃沛縣酒徒，得我等贊助之力，今成大事。前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我三人同功一體之人，他二人既被害，早晚決尋到我，我如何不反？乘此時，汝快與我一同起義，免汝後日之悔。王陵更不回話，舉刀直取英布。英布舉斧劈面交還，二將戰有二十四合。王陵刀法漸怯，灌嬰周勃二將人馬已到，就勢出馬，冲殺來。英布陣上，樂布領眾諸將也都殺來，兩邊混戰。漢兵大勢人馬，拔寨都到來接連交戰。布兵抵當不住，望山後四散奔走。帝乘白龍駒，隨大勢人馬一槩追趕，不防樂布側身在山凹邊。

見帝過來，彎弓搭箭，想誅彭越之恨，盡力一箭正中帝右肩，翻身落馬。有詩曰：

漢帝負勳臣圖王，鮮至仁韓彭遭赤族。黥布動烟塵，暮年猶遠駕宵旰，每傷神。流矢斲西路，應多切齒人。

諸將聞漢帝被流矢所傷，傳知遠近，諸將無心追趕。各札住人馬安營，扶帝入中軍，用醫敷藥調治。幸未大傷，帝次日扶病陞帳，召諸將曰：英布知我中箭，決不作預備。汝等可乘機一戰，決取勝矣。陳平曰：今日人馬且未可出戰，待數日後，且不出。英布決疑帝中傷，定親來搦戰。那時却乘機冲殺着他，不作預備，方可取勝。帝令曹參領兵三萬去。

長沙絕布糧道令灌嬰領兵二萬前往陸安捉拿英布老
小令紀通領精兵二萬劫布大寨令周勃等把住淮江渡
口各處調派停當英布果見帝數日不出大喜曰此必漢
王被箭射傷太重不能出戰吾正好乘機攻取必獲大勝
樂布曰恐有別計須當仔細英布分二枝人馬殺上漢營
來搦戰漢陣上不見人馬一連二日英布曰果帝傷重無
人主張今晚可劫營決無準備樂布曰陳平等多詭計恐
中間有詐言未畢後哨人來報大營被漢將紀通劫了見
今周勃等把住江口灌嬰往陸安暗取大王老小曹參斷
糧道見今軍中缺糧英布聽說大驚急收回人馬望山

後安營人馬方動只見漢營中一枝人馬沖出爲首大將
樊噲高叫英布急早投降奏過王上免汝一死英布大怒
急勒回馬與噲大戰交馬五十回合漢兵陸續增添越多
布不敢久戰望東南逃走帝傳令大勢人馬追趕至大江
布引百十騎渡江漢兵遂屯軍于江北暗使人探聽英布
投何處去却說英布過江徑至吳國投吳芮處安身吳芮
正出城外採獵未回吳芮姪吳成曾被英布之辱每懷忿
恨見布止領百十騎人馬來投自思布平日恃勇獨霸淮
南恣意妄爲今謀反被漢王一陣殺敗却來投奔安身我
若容了他卽是通回叛臣不若乘叔採獵未回暗地殺之

投見漢帝此莫大之功也于是迎接英布入府行禮畢分
付左右置酒款待布問令叔何往成曰阿叔無事即往南
山畋獵或三五日方歸今日不知大王降臨早晨已出矣
布曰前日兵出吳地幸賴令叔率眾歸降一路過江並無
阻滯遂取上蔡直抵蘄西不料被漢兵劫營遂爾失利今
身在陷穽不知而又思復戰可美之極復過江到此且暫住數日待令叔回再糾聚人馬與漢決
戰如得成功富貴與令叔共享吳成只是伴爲應答飲酒
至晚英布大醉即投公館宿歇將至二鼓之後吳成同四
十個武士各執利刃從公館後門暗地越牆而過徑到英
布寢歇處只聞英布鼾睡如雷吳成看得較近用力一劍

將布斬首落地耳房中有十數從人知覺便叫道大王房
中如何有人急起身捨出被四十個武士攔住盡行殺死
次日天明吳成將英布首級過江來見漢帝帝聞英布被
吳成殺死甚喜急召入令吳成持英布頭捧上驗看陳平
諫曰不可英布乃世之驍將今被暴殺魂魄未散恐有惡
氣冲犯龍體帝曰朕自起兵豐沛十數年來經百十餘戰
大小首級不知見幾千萬個豈懼英布首級耶遂捧上觀
看帝乃大罵曰黑面賊不安守臣節却要謀反今被斬首
汝再敢縱橫吳楚之間即言未畢只見布頭睜圓怪眼鬚
髮直豎一陣惡氣將帝冲倒木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總評

捧頭驗看乃武夫，將辨為豈是君人之度。

四皓羽翼定太子。

漢帝被惡氣冲倒，左左急扶帝入寢室，諸將到帳下問安。帝臥病不起，命醫調治數日方愈。後人有詩曰：

漢帝緣天祐，臨危仗默扶。韓侯空妄想，彭越信糊塗。布首雖為惡，炎基已世圖。湯池連萬里，赤幟應真符。

帝重賞吳成，遂封為忠毅侯。仍行手勅曉諭吳芮，屬心壯守江夏一帶。以劉仲之子劉淵就封為吳王，鎮守江夏。

二月，帝過魯，聞闕里乃生孔子之處，有孔子廟，庭並孔林。

帝即率文武羣臣，以太牢之禮祀之。內封其子孫，遍遊秦

嶺勝境，復詢問顏孟遺趾，嘉歎不已。後史官有詩曰：

天下衣冠仰聖門，萬年垂統道常存。詩書不事如高帝，禮樂猶知啟後昆。入境絃歌聞百里，傳家奕葉衍諸孫。

孔林一拜誇千載，文運于今更獨尊。

按尹起莘以為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于此。自是而後，儒道稍稍振起，除挾書之禁，置博士之官，開獻書之路，迭見于繼世之後，亦足以見當時崇尚之意。故綱目特筆予之，亦見大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

而泯滅者也

帝祀孔廟畢，遂過豐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咲樂。又招致沛中幼童，得二百人，教之歌舞。竟日，作歡飲。酒至半酣，帝起擊筑，自爲歌詩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

令歌兒皆和習之。帝乃自起歌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父老曰：遊子悲故鄉，想吾幼時終日與鄉人同處，繼戀不說得動情想舍後，起兵豐沛，遍遊海內，乃經百餘戰，遂有天下。至今不覺老矣。爾等亦皆皓白，追思昔日情甚傷感。吾今雖極

貴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豐沛，遂以沛縣爲朕湯沐邑，悉免租稅。父兄諸母故人，日與歡樂。帝恐太勞擾，欲啟行。父兄又固請留帝。帝曰：吾人馬衆多，沛縣乃小邑，恐供給不敷，無久爲民苦也。帝不得已，又住三日。大兵起身，一日過洛陽，直抵闕中。吕后太子戚姬如意，並文武群臣，迎接車駕入內，大排筵宴，犒賞諸將。自此天下無事，帝寵愛戚姬益甚。吕后每懷嫉怨，因尋事嗔怪戚姬，姬不能自安。一日帝有疾，入姬宮，見帝一向多疾，因奏曰：陛下春秋漸高，若聖意不早，以定議吾母子恐他日死無葬地矣。帝曰：此事甚易待，朕徐徐圖之。婦命左右，置酒與帝歡洽。帝大醉，枕

西漢書卷之...
姬膝上遂熟寐。呂后密令人探看，帝在姬宮飲酒，后乘輿
即過西宮，有守宮門近侍急報。姬曰：「呂娘娘至矣。」因帝
枕膝睡熟，不敢驚擾。坐床未起，后忽至，大罵曰：「賤婢每見
我恣肆無狀，今入爾宮，尚高坐不起，是何道理？」姬曰：「妾見
后豈敢不遠迎？」因帝睡熟，不敢驚寢，以此失禮。言曰：「賤婢
每見我，便以帝為辭，他日萬歲後，定看汝為糞粉。」遂大怒，
罵言而去。戚姬半晌無言，惟哽咽墮淚，不意淚珠滴于帝
面上。帝覺來，酒醒見戚姬墮淚，帝驚問曰：「愛卿緣何墮淚？」
姬曰：「適間陛下枕妾膝睡熟，不料呂后自外來，臣妾恐驚
陛下，寢不敢動身。后怪不起，頓怒而去，欲待陛下萬歲後，

欲致臣妾為糞粉。妾因此啼泣，誤以淚點汚陛下龍顏，妾
該萬死，遂跪伏在地。嬌容愁貌，萬種風姿。帝急以手攬衣，
撫之曰：「汝放心，管交汝無事。」明日出朝，與群臣會議，定易
太子。汝必為皇后，如意必為天子。呂后豈能害汝耶？」戚姬
即首拜謝。帝商議已定，次日出朝，文武群臣朝參畢，帝下
手勅，着令群臣再議。更易太子，務合公論，勿執己見。帝遂
退朝，群臣赴丞相府商議。呂后知覺，因召呂澤入內，曰：「帝
寵戚姬，不念舊德，累次詔群臣要易太子，此事如何？」呂澤
曰：「臣識見淺小，不足以謀大事。娘娘欲要籌策，須差人密
問張子房，看他有甚識見。」后曰：「張子房引導辟穀，一向不

西漢書卷之...
四十二

出豈可爲我畫策呂澤曰臣與子房子張辟強交好央他
轉與子房通達料子房一言之間便有主意后卽令呂澤
同張辟強往問張良良初不欲言呂澤曰澤奉后命問公
畫計今公不言臣何以復后命澤但有死而已必不能出
公之門也良曰此事非敢不言但不可以口舌爭也澤曰
出公之口入澤之耳何不可言之有良乃附耳謂澤曰帝
招此四人雖足羽翼太子然就帝平日所不致者以
平日所重者有四人一向徵聘其人堅志不欲來隱于商
爲君父之計良亦以不能
山之南此山離長安三百里山勢最險多出芝草開來採
芝而食鑿泉而飲飄然與世相忘帝深慕其人而不能力
致每欲除之又恐天下人非議亦且阻塞賢路遂任彼自

樂今娘娘差人卑禮厚幣辭意懇切務求此四人以羽翼
太子帝一見之則自然不敢言廢立矣若得此四人來勝
百員強將抵十萬精兵不動聲色而太子有磐石之固矣
澤曰願求四公姓名良曰此四人一名姓唐字宣明居東
園遂號爲東園公一名姓綺名里季邯鄲人初隱商南後
與東園爲友一名姓崔名黃字少通齊人隱居夏與遂號
夏黃公一名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人號角里先生爾就
將此四人奏知娘娘急早懇求若得他下山太子之福也
呂澤聞張良之言拜謝急來奏知娘娘吕后隨差內使李
恭等四人預備西蜀錦四十疋黃金四千兩名馬四匹前

赴商山求見四皓四皓方山中採芝而歸見使命各備厚
禮跪于山坡之下俯伏而言曰方今皇太子仁孝誠敬著
此、謬、詞、耳、一、見、盛、禮、便、亦、下、山、恐、非、真、四、皓、不、過、假、稱、
聞于天下素仰四公之名特差某等卑禮厚幣乞請四公
四、老、以、恐、嚇、帝、計、此、時、朔、中、青、不、欲、易、太、子、即、假、四、皓、
下山輔教太子以成太平之治他日嗣登寶位當出與公
決、無、人、說、破、故、也、
共之願公勿辭焉四皓初有難色見使命哀求懇切拜伏
在地不起遂將禮物收下留使命在山中暫歇一宿次日
同、其、意、于、下、山、也、
四皓收拾行囊同使命下山來見太子吕后即傳命排設
筵宴款待四人自此四皓朝夕與太子相伴不題却說帝
陸殿召群臣曰朕前日命卿等會議更易太子連日未見
回奏叔孫通周昌等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

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
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頸血汙地也帝
遂拂袖而入群臣皆散帝正欲幸長信宮過便殿適見太
子自文德殿而來四老人隨太子後行帝怪問曰此四人
自何而來四人近前各言其姓名帝乃驚曰吾久以卑禮
敦請四公皆逃避不欲來今公何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
下輕士慢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懼而匱之聞太子仁
孝恭敬禮賢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
願委身以事太子帝曰煩四公幸調護太子四人名為壽

西漢書言 卷八
四六
望帝拜伏衣冠甚整器度奇偉真當世之神僊也帝相望
而去後胡曾有詩曰

四皓忘機飲碧松石巖雲電隱高蹤不知俱出龍樓後
多在商山第幾重

帝至長信宮戚姬接見帝備道叔孫通周昌等力諫不欲
更易又且太子有四皓爲之輔佐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戚
姬不覺淚下帝諭之曰吾封如意都善地料根本已固定
無事矣姬拜謝不知帝封如意何處去下阿便見

總評

太子安而呂氏熾遂使呂妖幾變易社稷昔人云衛軍

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信哉

高帝封趙王如意

帝因戚姬涕泣遂撫諭之曰我前日征英布駐兵邯鄲我
見此地風土淳厚人民庶富前有燕臺之阻後有漳河之
險地方千里人多豪傑若在此地建都亦不在長安之下

我明日出朝就封如意爲趙王建都邯鄲使彼終身快樂

且又離關中甚遠乃重耳遠害之道也曲、周、悉之、甚、不、料、呂、妖、如、此、快、恨、在、密、成、非、帝、亦、必、念姬曰封如意爲趙

王深感陛下洪恩但如意幼小須得一人輔之庶可以保
守疆土帝曰待明日于羣臣之中揀選一奇謀之士以輔
之料萬安無事姬拜謝置酒與帝歡飲次日帝陞殿與文

武群臣會議太子既不可易但如意年漸長成不可久留
宮中朕欲封如意為趙王建都邯鄲卿等以為何如羣臣
曰若封如意為趙王甚合公論帝曰封如意為趙王須得
一老成大臣輔之庶得朝夕教導卿等以何人足當此任
蕭何曰唯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公正明爽足可以輔之帝
曰正合吾意于是召周昌欲同如意赴建都昌曰陛下
既命臣輔佐敢不從命但須依臣三事仍望陛下寫手勅
以戒之庶保無事帝曰那三事昌曰第一不可復入朝恐
地方無人保守又防人謀害第二退守本國謙以自御聽
臣諫勸第三不可時常與戚娘娘通問音信恐被人識破

則母子不能自保若依此三事臣方可輔之帝曰此三事
亦甚易隨寫手勅付趙王收照遂命車駕送如意出城如
意臨行來別戚姬姬曰吾與爾今日別離又不知何日相
見母子抱頭放聲大哭左右無不墮淚是日如意出城帝
送至郊外洒淚而別周昌亦同趙王赴邯鄲不題却說帝
正欲進城只見一人手執詞狀向帝駕前聲言蕭丞相將
上林中空地召民耕種以公家之物而要買人心實懷不
忠乞陛下察之帝聞奏大怒曰蕭何受賈人財物却將吾
上林空地與民何種甚非臣道急令廷尉械繫之蕭何被
繫亦不分辨遂下獄數日有王衛尉叩闕上言曰蕭丞相

至此可發一笑然蕭何者狗亦少不得此出

視大能知僅僕不學無術

何、白、手、勅、書、與、其、

、族、他、日、而、害、之、也、然、利、天、之、虞、即、自、馬、之、監、凡、安、而、

、笑、一、事、昌、蓋、慮、日、

有何罪陛下乃械繫下獄耶帝曰受賈人財物以吾苑地
求媚于民吾故繫之王衛尉曰有便于民而請之真宰相
事也且陛下距楚數歲後陳豨英布反以關中託丞相鎮
守當是之時若關中以西少為搖動則國家非陛下有也
丞相不於此時為利今却乃利賈人之金乎陛下忌小過
而忘大德臣不避死敢叩闕上言之幸陛下察焉帝沉思
半晌回答曰此寡人之過也是日使近侍即持節赦丞相
蕭何出獄何入內向帝謝恩帝曰丞相為民請死真宰相
之事也吾不知而加罪吾不過為桀紂主丞相下獄亦不
分辨則為賢宰相也吾之繫公正欲百姓聞吾之過也何

曰陛下聖明臣罪當繫獄又何分辨之有帝歎曰賢哉何
之為相也遂將妄告者殺之

按瓊山丘氏曰古者刑不上大夫秦以法持世待其公
卿無以異于庶士庶人然蕭曹皆起自秦吏習見其故
而不知改其後二人皆躬自當之後世遂習用以為常
噫士亦不幸而生于三代之後也哉

張良聞何下獄遂歎曰韓彭英布既誅蕭何下獄吾雖導
引辟穀尚處關中况易太子之計乃我所為倘帝知之吾
罪亦難免矣遂尋訪四皓計議欲往終南求仙以避其難
各人約會相同次日張良同四皓見帝曰方今天下一統

四海晏然太子仁存素聞禮賢下士足可以繼萬年之統
 臣四皓年各八十不能起居臣良衰病日侵亦不堪任用
 欲辭陛下臣等前往終南山訪道一切功名富貴漢然無
 關于心遠觀雲水了身達命得延數年皆陛下之所賜也
 帝曰朕得先生以來屢建奇功未有酬報前封為留侯先
 生又未領受今乃辭寡人而去不識繼此可復得見乎良
 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帝又謂四皓曰卿等輔教太子正
 望久相譏護今相從未久亦欲遠遁山林復理名韜跡是
 何心哉四皓曰君子滿朝善人當道臣等衰朽之人亦何
 益于國家惟望陛下放歸田里得休息餘年臣等歿齒感
 恩臣之幸是世之不幸也

恩當何如耶帝見眾人辭意懇切去念已決遂贈金帛之
 物親步行出殿門之外以目遙送只見四皓張良飄然而
 去帝歎息不已後史官有詩曰

扶杖倚柴關長安見帝還雨中耕白水雪外斲青山有
 藥身長健無稅性自閒即應生羽翼華表在人間

開創奇謀第一功韓讐已報破關東見稅先識漢高祖
 悟道能從黃石公天外雲山隨往復水中萍梗任縱橫
 古今達者如君少三復高蹤仰德風

姚合題山居之樂
 喜得山中住閒眠夢不驚時泉和雨落秋草上墻生因

客始沽酒借書方到城新詩聊自遣豈是趨聲名

四皓張良歸山不題却說漢帝因見張良歸山一日追思
開國功臣其間有與朕起自布衣者有背楚歸朕建立大
功者有續後隨朕征進屢有奇謀妙筭足成偉績者雖曾
犯罪或遭誅戮然與劉滅楚之功實不可泯朕欲建立一
閣將功臣名姓容貌圖畫于上以示後世子孫使不忘其
初亦見我大漢人才之盛也即命工匠建立功臣閣圖畫
容貌閣成遂引太子觀看一一開說功臣出處來歷看到
紀信太子便說陛下若無此人安得有今日又看到夏侯
嬰太子便說臣若無此人亦豈得今日為陛下子耶帝曰

吾兒可謂不忘其本矣是日即召紀信子紀通夏侯嬰重
加賞賚二人領受謝恩出內人人讚歎盡說太子仁德帝
聞之甚喜忽有一人大叫曰陛下與殿下念紀信夏侯嬰
之功獨不念臣父有莫大之功而不復約是陛下獨忘之
矣漢帝看其人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項東訢父之有功于漢正所謂出父之醜也

長樂宮高帝拒醫

其人為誰乃項伯之子項東也東曰陛下昔日屯兵灑上
與楚相距楚王欲起兵劫寨臣父以子房故舊遂忘同姓

親冒矢石直抵漢營報知陛下相與結好續後回到楚復
又與陛下解釋以此霸王息兵次日鴻門設宴臣父與項
莊舞劍極力與陛下維持陛下得以無事其後成臯霸王
置太公于甬上又得臣父以言力阻太公得以保全臣父
之功不在紀信夏侯嬰之下陛下今日與殿下論功一言
不及臣父因此臣隨侍從遂冒死敢為陛下言之漢帝聞
東之言茫然自失曰寡人久欲結昔日之盟復二姓之好
但連因各處征討未有暇時今聞汝言使我自愧是日便
傳命以少華公主與項東結親令叔孫通議禮擇日成婚
永結盟好項東自此與公主合親住居隆慶府封東為昭

信侯不題却說帝因征英布為流矢所傷舊疾復作又屢

幸戚姬遂成重疾呂后宮嬪議曰帝今有重疾又終日尚

在西宮倘有不虞何以定後事宮嬪曰此事當召絳灌諸

臣同殿下往西宮勸帝回長樂宮養病此是正理若娘娘

諫勸恐帝終不聽后曰汝等所見甚有理即召審食其呂

澤傳命召絳灌諸大臣同殿下赴西宮請漢帝回宮諸大

臣曰娘娘所見甚有理眾人即同殿下前到西宮候于福

順門之外傳與宮嬪宮嬪報知漢帝帝曰此必呂后見我

有病以此着太子同群臣欲請我回宮戚姬曰陛下若回

宮捨我在此終被呂后所害臣妾再不得覩天顏矣言畢

淚如雨下拜伏于御榻之前帝曰待諸臣進內我自有一話
說遂傳命着太子諸臣進內太子與羣臣入內見帝面容
黃瘦四體沉重叩首于御榻前哀告曰陛下春秋已高又
兼有疾久在于此雖朝夕歡樂似非養聖躬之所臣等愚
見欲奉迎陛下回正宮靜養以保萬年則太子之大孝臣
等之至願兼盡之矣帝曰我之得疾蓋因久于兵馬此懷
終日鬱鬱所以困而成疾今居于此自覺心志舒暢或可
以保安豈可復遷改他處倘愈加潰亂非汝等所以慰我
也有樊噲續到拜伏于地曰陛下起自布衣遍歷天下誅
秦滅項何其壯也今乃顧戀戚姬遂忘初志想娘娘與陛

下同其患難共成大業不得與陛下相處正室失天地配
合之宜臣等甚爲陛下不取也今殿下與羣臣冒罪哀請
陛下若復執一不回正宮又失父子之情君臣之義陛下
何以示法萬世乎帝見羣臣哀請之至不得已遂起扶病
過長樂宮養病戚姬此情懷何其不堪送帝回正宮拜見呂后畢仍回西宮
不題且說呂后與羣臣計議欲請醫看帝疾陳平曰此去
長安二百餘里有櫟陽北山下有一醫人極知脉理善療
諸病娘娘可差人以禮請來看視或能治之也后即具禮
差人前赴櫟陽請醫一日醫人至長安入內先見呂后呂
后備將帝所得病症一一告知醫人曰此病雖沉重然帝

元氣素壯健若以良藥漸漸調理敢保萬安后喜曰汝若能治之必重加封賞富貴不輕也后遂引醫入中見帝醫奏曰陛下之疾亦不難治料加以良藥旬月即愈于是帝嫚罵曰何乃引此山野匹夫妄為可否耶我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遂取天下豈非天乎我命在天雖扁鵲神醫亦何益哉帝堅意不使醫治病遂賜金五十斤仍發回棧賜漢帝自此飲食少進病益沉重吕后朝夕侍于左右因問陛下萬一萬歲後蕭相國若死誰可以代之帝曰曹參可又問其次帝曰王陵可陵少慧陳平可以輔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

太尉吕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我所知也太子亦入内問疾帝曰吾老矣此疾不可起汝仁厚有餘足可以保天下但趙王如意母子之命皆賴爾保全父之所愛者子亦愛之然後為孝汝當識之太子曰君父之恩手足之情二者皆不可失陛下善保龍體他念不足慮也帝遺囑之後病勢愈重遂不復言乃于大漢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原高帝生于秦昭王五十一年崩于是年壽六十三歲

班固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也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

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叙傳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爰自發跡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劍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盟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起席捲三秦割據山河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襲行天罰赫赫明明

班彪王命論曰蓋在高祖其典有五一日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以以誠信好謀明達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士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于行陣拔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漢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

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祇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鈇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

規模宏遠矣

後史官有詩曰

沛郡生神異規模迥不同條章明勅法師紀戒兵窮納
諫如園轉知人似鑑空殷湯周武後開創建奇功

赤幟高懸映日紅山東旺氣正籠葱始皇徧歷空勞想
項籍經營枉自窮天命默符真命在人心響應素靈通
長安百二山河壯四百年來漢業隆

帝崩四日後呂后秘不發喪召呂澤審食其計議立意要
謀害功臣未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呂妖真當碎副爲醬

呂太后謀誅功臣

漢帝崩四日後秘不發喪召呂澤審食其議曰方今在朝
功臣強梁跋扈各懷異志若知帝崩決然作亂豈肯委身
以事少帝我欲假傳帝病甚重召大小諸臣入內分付遺
屬不拘在內在外通要入內却埋伏下武士因而殺之以
除後患此計如何審食其曰娘娘須草詔傳布中外着令
大外羣臣入內仍要委一心腹大將領率武士方好下手
若防備不嚴倘羣臣作變反惹起事來不同小可后曰左
右大將惟酈商可託心腹汝可召來計議呂澤卽往召酈

商、商急來見后，后將前事密與廊商說知。商曰：「此事甚非。」
安、管、机、括、在此、舉、卿、高、非、特、忠、于、漢、亦、忠、于、呂、后、者、
 長策娘娘若草詔傳布中外，倘羣臣各生疑忌，共起異志，則天下危矣。况陳平灌嬰前領精兵十萬，把守滎陽舞陽，侯樊噲太尉周勃領精兵二十萬，前定燕代其餘諸將散處四外，各據精兵，勢已固立。若知帝崩，又聞娘娘賺入內，謀害彼各連兵還向以攻關中，諸大小羣臣在內，若知外有兵變，若復協力內叛，娘娘雖有百萬雄兵，亦難支持。只一場變亂，豈是等閑。娘娘須當裁處，不可輕舉。后曰：「如爾所言，真是有理。為今之計，將復如何？」商曰：「以臣愚見，急頒詔中外傳說帝崩，大赦天下，召樊噲周勃王陵等防護門中，上不失先帝萬年之孝，但可以保少帝安享太平。娘娘開創之功，勒銘彝鼎，子子孫孫傳頌不朽也。」后曰：「既是如此，說節令叔孫通草遺詔傳布中外。」詔曰：

朕起白布衣，還定關中，艱苦三十餘年，大業始定，方欲安享隆平，以臻至治，不意寢疾不起，遂爾遐逝。幸賴爾大小文武臣庶共贊皇猷，克成鴻謨，仍冀輔佐太子，嗣登天位，保守海宇，統衍萬年。天下元元，莫安漢土，如有弄兵潢池，不遵王化者，即命一二大將統兵征討，竭力勦除，毋負朕命。發喪之禮，勿太費侈，恐傷民財。非朕初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西漢書卷之八
詔布中外大小羣臣悉來舉哀丁未發喪丙寅葬帝于長安故城巳巳立太子盈爲皇帝頒詔天下詔曰

朕迺帝長子册立巳久帝崩羣臣遵帝遺詔立朕嗣皇帝位朕自諒德薄恐不足以勝天下之重但帝命簡在不敢固遜乃于大漢十二年夏四月巳巳入登大寶昭布中外惟賴爾大小文武諸侯匡朕不及以其保鴻業期統續于萬年衍子孫于不拔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惠帝頒詔畢叔孫通率羣臣上表朝賀又議尊漢帝爲高足徵惠帝之孝心帝以明漢祖爲創業之主也惠帝曰爾等欲尊帝爲高帝此亦子孫尊祖之孝但不知于禮亦有合乎羣臣曰先帝

起自微細撥亂反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業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深合三王之禮允協天下之情惠帝曰爾羣臣既議停當急上尊號以示中外于是羣臣議尊漢帝爲高皇帝令郡國諸侯各立高廟以歲時祭享又思高帝嘗悲歌于沛縣卽于沛縣原發跡之地立高帝廟就令原教習歌兒二百人每祭祀之時卽歌舞以爲享神之禮如有各缺輒令有司補之此遵高帝所謂吾雖都關中後人有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也後人有詩曰

高帝歌風豐澤村洋洋廟祀尚招魂而今多少衣金紫
忘却家山是本根

惠帝即位後各處諸侯俱來朝賀惟燕王盧綰聞高帝崩

盧綰之反蓋為可笑彼蓋妄臆高帝崩後或可併燕即率眾結連匈奴謀叛惠帝乃遵高帝遺詔即召樊噲周

勃統領精兵二十萬伐盧綰樊噲周勃領帝命揀選精兵

二十萬前赴燕代一日兵到漳河先差小校探聽盧綰消

息差去小校數日回復曰盧綰大勢人馬屯住燕北兩路

人馬共五十萬接連三百里不絕樊噲聞說與周勃計議

曰盧綰兵馬既多不可力敵須當智取公可領精兵五萬

由漳河東北趨太原以擾其後吾領兵前赴燕南與盧綰

對敵彼惟專意于前不防其後公乃急攻其後使彼兩勢

不能相應綰可擒矣勃曰匈奴見今屯兵燕北倘聞吾兵

攻擊或來接應不惟無益于我亦恐無益于將軍矣噲曰

不然我兵往攻燕南與盧綰對敵匈奴決向前救應與綰

合兵與我相敵豈有顧後之理公若舉兵撓亂其後彼必

驚潰而走疑我從天而降矣一陣決可取勝周勃從其計

即領精兵五萬由漳河東北而去樊噲亦催動三軍徑趨

燕南大路而來離盧綰營五十里下寨盧綰知樊噲領兵

到來急報知匈奴作急領兵來燕南救應樊噲扎營三日

不與交戰盧綰與匈奴商議曰樊噲乃漢之名將今漸年

盧綰安能料樊噲老來此三日不敢出戰想見我兵勢重有怯敵之意我明

日與彼交戰汝可出奇兵以冲擊之彼必敗走可盡力追

擊

擊

擊

趕、決、然、取、勝、若、樊、噲、一、敗、漢、將、再、無、出、力、者、倘、關、中、撓、動、
我、與、爾、舉、兵、而、東、長、安、可、得、也、盧、縮、計、議、停、當、次、日、出、馬、
擲、戰、却、說、樊、噲、分、付、騎、將、張、榮、李、鼎、馬、和、党、奉、四、將、各、領、
兵、四、萬、左、右、埋、伏、待、我、詐、敗、汝、可、併、力、截、殺、彼、必、潰、亂、四、
將、得、令、引、兵、左、右、埋、伏、樊、噲、却、一、馬、突、出、陣、前、盧、縮、答、話、
曰、漢、帝、與、汝、起、兵、三、十、餘、年、愛、汝、如、子、今、封、汝、爲、燕、王、可、
謂、極、貴、汝、尚、不、知、足、乃、結、連、匈、奴、造、反、今、天、兵、到、來、急、早、
受、死、免、三、軍、塗、炭、盧、縮、曰、漢、帝、誅、戮、功、臣、呂、后、尤、甚、因、此、
起、兵、以、圖、天、下、汝、若、見、機、即、與、我、合、兵、一、處、免、遭、未、央、之、
苦、樊、噲、大、怒、舉、戟、直、取、交、戰、舉、刀、交、還、兩、家、戰、在、一、處、金、

鼓、震、天、塵、籠、四、野、戰、到、三、十、回、合、樊、噲、詐、敗、勒、回、馬、落、荒、
而、走、匈、奴、人、馬、亦、冲、殺、過、來、盧、縮、併、力、與、匈、奴、追、趕、總、然、
前、進、兩、邊、一、聲、砲、響、左、右、突、出、兩、枝、人、馬、來、爲、首、四、員、大、
將、截、住、燕、代、人、馬、奮、力、冲、殺、樊、噲、復、調、轉、人、馬、併、力、夾、攻、
盧、縮、大、敗、向、後、奔、走、樊、噲、揮、動、三、軍、連、夜、追、殺、又、有、燕、北、
人、來、報、漢、兵、不、知、多、少、自、太、原、冲、殺、前、來、已、將、老、營、輜、重、
盡、數、燒、毀、相、離、止、五、十、餘、里、盧、縮、大、驚、急、趨、燕、城、又、有、樊、
噲、緊、追、在、後、不、得、脫、身、追、及、天、明、漢、將、周、勃、人、馬、已、到、將、
盧、縮、匈、奴、圍、住、箭、如、飛、蝗、匈、奴、急、下、馬、投、降、盧、縮、見、勢、不、
可、支、遂、引、刀、自、殺、衆、軍、士、將、匈、奴、綁、縛、至、軍、前、聽、候、樊、噲、

西漢書卷八
鳴金收軍，周勃進城安撫百姓，犒賞軍士。周勃稱賀曰：「果不出將軍之所料也。」樊噲曰：「匈奴雖擒，乃單于一支未可誅滅，可監押赴長安見帝，與羣臣計議，正好乘此與單于相和。光帝初卽位，首擒此巨寇，亦足以壯國威也。」勃曰：「將軍所見甚當。」于是引本部兵二十萬，并降兵十五萬，奏凱歌而回。有詩曰：

一掃胡塵萬國安

樊噲周勃帶領匈奴，一日到長安見惠帝，備說盧縮自殺，匈奴歸降，燕代悉平。帝甚喜，重賞二將，卽令匈奴解去其

縛。候次日朝見，比有叔孫通奏曰：「臣有一言上奏，欲使外國明日朝見之時，仰瞻上國君臣之禮，陛下當陞大殿，令武士陳列儀仗，以彰威武。」帝曰：「此奏甚合朕意。」隨密傳旨，着文武大小羣臣各具錦繡服色。次日早朝，未知如何。盛張朝儀，下回便見。

總評

漢高崩後，一賴酈商得免大臣之變，二賴樊噲速剪盧縮之逆，不幸中之幸也。

漢惠帝坐享太平

却說叔孫通因匈奴朝見，奏知惠帝，要盛張朝儀，嚴整武

士又密傳旨着文武羣臣各具錦綉服色侍班正使外邦見我中國威儀惠帝准奏次排樊噲引領匈奴並大小酋長百餘人朝見是日

瓊樓瑞靄御路香生戈戟輝芒旗幡雜彩有日月雷電之形有龍虎風雲之狀車有十二車有指南車記里車白鷺車鸞游車辟惡車皮革車耕耘車安車四望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輅有十二輅有蒼輅朱輅青輅黃輅白輅玄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輦有七輦有大輦鳳輦大芳輦小輦輦芳亭輦小玉輦大玉輦輿有三輿五色輿常平輿雲羽輿駕有三駕有大駕八十二乘法

駕三十六乘小駕一十二乘麾有黃麾有青麾有衆麾有白麾有皂麾竿有龍頭竿有懸帛竿有信竿有長竿旛有降引旛告止旛演教旛通旛信旛幢有米雀幢玄武幢青龍幢白虎幢羽葆幢碧油幢節有金節豹尾節龍節虎節響節傘有紫羅傘黃羅傘青羅傘扇有單龍扇雙龍扇雉尾扇綉花扇有內教坊有外教坊有堂上樂有堂下樂箏簧節奏律呂和鳴左列二十五隊朝天軍石列二十五隊護駕軍盡是銀盔銀甲錦袍金帶都執着大將軍儀仗丹墀下有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有三孤少師少傅少保有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

空有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太僕廷尉鴻臚宗正司農少
府有兩省中書省門下省有二臺中臺外臺銀臺有六
軍左羽林右羽林左龍武右龍武左神武右神武有八
校中壘校屯騎校越騎校長水校胡騎校射虜校虎賁
校三軍肅整萬姓騰歡驚破外夷之心攝服匈奴之膽
天下太平百司承命大殿上坐漢天子頭帶十二旒平
頂冠脚踏雙彩鳳無憂履身着日月袞龍袍手執朝天
白玉璧駝鼓齊填虵鐘響應真天上人間寶蓬萊仙島
始知聖主之尊乃見漢儀之盛

匈奴並眾酋長見漢朝威儀十分欽服拜伏曰于今始仰

中國之盛我外夷遠處沙漠生長邊方從來未嘗見此朝
儀也惠帝傳宣着光祿設宴款待匈奴帝遂朝散歸官自
此天下無事萬國咸寧以呂后為太皇太后呂澤等恃太
后在上專擅權柄出入禁門諸呂皆封列侯諸大臣莫敢
諫丞相蕭何老疾舉發帝知何有疾親往視疾蕭何急令
家人淨掃廳堂排設香案迎接惠帝入寢室何將朝服冠
冕置于身邊望帝叩首帝曰丞相得何疾何曰臣老疾日
侵飲食少進死期不遠乃蒙陛下車駕下臨臣粉骨碎身
何以報德帝曰丞相善加調理命醫看視料亦保安無事
何曰臣隨先帝晝夜經營方畧調度軍需費盡心力五臟

皆傷以此致疾豈能遠安帝不覺淚下何亦涕泣帝曰丞相百歲後誰可代公以輔佐朕躬何曰知臣者莫如帝帝曰曹參何如何曰陛下言及曹參真得其人矣參乃先帝舊臣素忠誠可任大事臣死之後急當以參為相前日先帝亦曾論及陛下當任用也帝曰丞相再有何見論何曰先帝立法甚善王陵周勃等諸舊臣皆先帝所委用陛下惟遵行先帝之法任用舊臣守而不失則天下自然無事此外非臣敢多言也帝遂回朝進宮何過數日薨逝帝聞之甚傷悼遣官致祭管葬急差人取曹參代何為相却說曹參聞蕭何薨逝告家人急備行裝吾將入相矣數日後

果有使命召參為相初曹參與何交最善後何相勢位懸絕遂與參有隙及何推舉賢能首以曹參為言曹參亦知蕭何不以私隙廢公舉對家人知何必薦已為相也曹參遂入朝見帝帝撫之曰蕭丞相首薦卿可代已任先帝臨崩亦曾念及卿當盡心王事無負委用參曰臣敢不竭盡駑駘以圖報稱及曹參為相凡事無所變更惟遵何約束擇郡吏皆訥于文辭老成持重者選用凡深刻浮薄專務聲名者一皆斥逐之見人有細過專檢匿覆蓋終日惟安靜無事府中惟一二吏伺候再無迎送參諷之煩帝差人體訪見參府中無事因召而問卿為丞相當天下大任何

乃終日靜坐不見所治何事曹叅奏曰陛下自察聖明神
武孰與高帝帝曰朕安敢望先帝耶又曰陛下觀臣之才
能孰與蕭何帝曰君才似不如也叅曰陛下之聖明既不
如高帝臣才又不及蕭何高帝所定之法令陛下當遵守
蕭何所為之善政臣等當奉行君臣同心遵而不失使海
宇清寧四方無事民安其業天下太平陛下高拱清穆臣
等各安其位各盡其職不亦可乎又何紛更以多事哉帝
曰善于是曹叅居相位三年一遵何約法民俗漸淳士多
忠厚百姓相安于治閭巷之間民相歌曰
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叅代之守而不失載其清淨民

以寧一

曹叅持政既久每告子弟曰吾從高帝起自豐沛與秦楚
交兵四十餘年身經百十餘戰萬死一生不意今日位極
人臣坐享太平子孫世世承廕于分足矣此位不可久貪
當推讓賢能庶保永終乃上言備陳年老多疾不堪任使
乞放歸故山以終天年初帝不允所請叅再三辭意哀懇
躬候闕下瞻望不退帝知叅意已決遂允所請仍以宣平
侯加封宣平公食邑十萬戶子孫俱世廕持驛區籍帝乃
遵高帝遺詔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太
尉樊噲等訓練兵馬朱虛侯劉章制服諸呂宰相以治內

大將以治外蠻夷順附自此天下無事謳歌載道無復昔
日傷夷愁歎之聲矣後史臣長篇一章卑道高惠創業守
成之善其詩曰

高帝發跡山之東懷王遣西封沛公豐澤肅命生豪傑
奮庸熙帝多惡熊形雲鬱鬱芒碭間素靈夜夜悲關山
東井龍變五星聚當道跬分草徑間赤旗西指定褒宇
隨地和風降時雨關東父老壺漿迎西秦子嬰啣綬組
不動干戈國已平長安哀州更回生三章約法羈民喜
共願賢君早正名項氏火飛千里滅河北黔黎盡流血
昔明聖強欲霸關中掘墓焚宮秦種絕左遷漢主都南鄭

人心響應歸天命羣雄奮怒出襄中韓侯拜將施威令
三秦傳檄一時收水勢滔滔灌廢邱五國強兵盡東向
燕齊趙魏屬炎劉會垓一陣重瞳收楚歌兵散烏江界
力窮勢竭別虞姬蓋世英雄空自壞一統山河漢業隆
范陽五位始居中叔孫綿蕪初成禮蕭相咸陽新案宮
東征車輒還沛里大風一歌悲游子誅韓醜越似傷恩
獨有留侯早知止託病終南作赤松遨遊四海任從容
古今達者知音少誰似先生絕宦蹤帝崩季惠承業業
蕭曹秉政志相協百姓咸歌守法同海宇清寧陰陽懷
四百鴻基享國長漢治近古持法良規模自足垂弘遠

千載仁風永不忘

總評

漢官威儀雖盛，而君臣真意已薄矣。○評而不盡者，當
有總評。

